



## 刘万富

■ 北望 (福建)

郑锐在睡梦中，被手机铃声惊醒。一大早谁打电话。他有些恼火，昨晚和几个同事吃饭，喝了几杯白酒，到天亮还晕得厉害，正想多躺一会的。又是这个刘万富。

领导，镇上那家兴源松脂厂又在偷偷生产了，浓烟滚滚，污染非常严重。

郑锐从外地调到金和镇当副镇长，分管安全环保工作。刚到没几天，就接到举报电话，说新成竹器厂，有车辆非法运输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，已经被拦截下来，要求郑锐秉公处理。

郑锐带着安监站的小李赶到竹器厂。大门口，一个三十开外、壮实的男人正站在一辆农用车前。他就是打电话举报的刘万富。

领导，这车无牌无照，而且超载。刘万富指着停在厂门口的农用车。

郑锐绕着农用车转了一圈，果然没有牌照，车上的竹子高出栏杆一倍多。

竹器厂老板把郑锐拉到办公室。

领导，这个刘万富，要包我厂里的运输活，我没答应，所以故意来黑我。他还向好几个厂收管理费、环境费，不给就举报。

农用车非法运输是事实，郑锐打电话叫交警过来处理。

回到镇里，郑锐一打听，才知道这个刘万富真不是好东西，经常对企业敲诈勒索。三十好几了，一直没结婚。喜欢上了村里一个姑娘，死皮赖脸天天缠着人家，还威胁其他追求者，最后这个姑娘不得不远走他乡进城打工。

中央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，公安部门到村里调查刘万富，但没人愿意提供线索。

一天夜晚，刘万富喝醉了酒，摇摇晃晃走在村里，遇到一个外出打工回家的村民。刘万富突然揪住他，一顿狠揍，把这个村民打折了腿。

公安机关接到报警，很快把刘万富缉拿归案。不久，法院判处刘万富一年有期徒刑。

刘万富出狱后，依旧经常往企业跑，只要发现有违法违规的企业，就打电话给郑锐。

领导，圣宝养殖场偷排污水。

领导，临江电站没按照规定开启最小下泄流量。

……

近期，市场上松香油、松脂价格猛涨。兴源松脂厂采取早晚开工的方式，继续生产。

郑锐他们走进兴源松脂厂，后面跟着嚼香烟的刘万富。

厂长脸色苍白地出来迎接，刚想解释，突然一名工人慌慌张张地跑来。

刘厂长，不好了，车间着火了。

炼油车间一名工人在操作中，违规抽烟，引燃了车间的松油。

郑锐他们赶到车间，里面已经浓烟滚滚，火光冲天。几名工人在忙着铲沙，抛向火苗。可是火势太大，沙子洒下去，一会儿就被旁边的大火吞噬。

在车间旁边，是成品车间，数百个密封铁桶里，储存着近百吨的松香油成品。要是大火蔓延过去，后果……

厂长急得直跺脚，完了，完了。一边声嘶力竭地喊着工人：抓紧灭火。

郑锐安排小李报火警。可是，县城的消防车最快也要四十分钟才能赶到。

突然后面传来一声大吼，走开，让我来。

众人一看，刘万富浑身湿淋淋的，好像刚从水里爬起来。他拿着一把浸湿的布拖把，提着一只装满水的铁桶，冲进车间，整个人几乎被浓烟吞没。人们依稀可以看到刘万富的拖把挥舞着，时而扑向火苗，时而浸入铁桶。先是靠近成品车间的火，被他逐一扑灭，而后他又往火苗中心冲去。

郑锐一边向领导汇报火情，一边看着。他见火苗越来越旺，连忙挂了电话，大喊，刘万富，你要小心，你要小心。

话音刚落，“轰”地一声，一股浓烟夹杂着火苗扑向刘万富……

## 同林鸟

■ 杨海标 (广西)

子有福气，找了个好老公。

公明的妻子是位正牌的美女，一张精致的脸，微笑时腮边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，加上白皙的肤色，匀称的身材，配上一头恰到好处的披肩长发，有一种沉鱼落雁之美。她是医院的护士，上班时忙得像在打仗，所以公明对她怜香惜玉，呵护有加。妻子性格热情温柔，会关心体贴人，平时洗衣拖地，为他揉肩搓背，还经常给婆婆零用钱，让公明心中满满的是幸福感。她们之间相敬如宾，很少争嘴红脸。人们都说，他们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。他们一家还被县妇联评为五好家庭呢。

公明虽贵为一局之长，但没有盛气凌人的官气。他儒雅幽默，语气和善，生活简朴。家里的装修摆设很普通平常，每次到他家里聚餐，都是他下厨，菜是大众化的，酒是喝从老家农村拿来的米酒，兴致好时他还带头猜拳响马，大家在一起无拘无束，言谈甚欢。

后来，公明提拔到市里的一个正处级单位当了副职。距离远了，圈子不同了，往来就少了，算起来应该有几年没见到他了。

一天上午，我们原来“四家班子”的王三突然打来电话，没头没脑地问我：“公明他们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吧？”

“什么事情啊？”我一头雾水。“这么大的事情你都还不知道？”

“我还真不知道。”

“公明他们两个离婚了！”王三加重了语气。

“你是说公明他们两个离婚？他们两个怎么可能离婚？！你不要道听途说啊。”我感到震惊，感觉有一万种不可能。

王三沉默了一下，声音略显沉重：“是公明犯的错，他在外面养了情人，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四岁多的孩子。”

我脑子像被一阵雷电击过，空荡荡的，手僵硬地握着电话发呆。王三似乎也笼罩在情绪里：“是一个熟悉人悄悄地把这个秘密告诉公明的妻子，她跟踪了几次，在证据确凿后，毅然决然地提出了离婚。听说公明没有任何辩解，当即把房门钥匙和车子钥匙交了出来。”

“离婚后，他的妻子到纪委把公明在婚姻期间在外包养情人，生养私生子，以及在领导岗位上索贿受贿上百万元的情况告发了。”

“那公明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“已经被纪委双规了。”王三在电话那头一阵唏嘘。

此时，窗外的树上一群鸟突然被惊起，四散着飞向远处。我不由感慨万千。



## 真没想到

■ 胡兆喜 (上海)

老白、大武、小张也都随声附和说：唉，真没意思，我们也不去了。大胡说，去不去是你们的事，我只是说我去我就是王八。大家都很坚定地说，都不去都不去，谁去谁是王八，一不熟悉，二不沾亲带故，屁股还没热呢，就走人了，不值。

几天后，头儿准备搬家。老朱在办公室说：哎，真没想到，新来的头儿是我小舅子的同学，熟人熟事的，咋能不去随份子呢。一旁的老白立马接茬：是呢是呢，是真没想到呢，头儿还是我家远房亲戚呢，论辈分，咱还称他表叔呢，哪有不来贺喜的道理呀。接下来大武和小张也都用“真没想到”道出了要随份子的理由。半天，大胡才吭声，说“真没想到”的是你们，我啥都想到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去我是王八。

喝头儿家乔迁喜酒的那天，老朱老白大武小张他们心照不宣地张目四顾，虽说没瞅到想要找的人，却眼睛一亮发现了大胡的老婆。

上班时，老朱说头儿真舍得，酒席上的“王八”真大呀。老白边瞄着一旁的大胡边哈哈大笑：还

是个‘雌王八’呢。哄笑声中，面红耳赤的大胡嗫嚅道：反正、反正我没去，至多我老婆是个王八。

不久，头儿开会说，首先感谢大家的热心，这次让诸位破费了，你们的情谊我记在心里了。其次，单位里的那条主干路损毁十分严重，准备马上整修，多方争取，资金已基本到位。修路过程中，进出单位不太方便，还请大家给予谅解。

大家不约而同地鼓起了热烈的掌声。进出单位的主干道几乎成了人们的一块心病，单位的头儿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就是没一个提修路的事，也难怪，头儿们进出单位都是小车乌拉来乌拉去的，他们可不在乎什么坑呀洼的水呀泥的呢。

第二天，人们惊奇地发现单位大门口张贴着一张大红的“捐善款修路光荣榜”，更想不到的是，几乎每个人都在上面找到了自己的大名，而所捐数额正是随给头儿家乔迁之喜的份子钱。

当大胡看到自己的名字时，心里顿时后悔不迭：唉，真没想到随份子还能上“光荣榜”，早知如此，那天俺也真该去做回王八的呀。